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一

同治九年。庚午。正月。丁丑。江西巡撫劉

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八年十月初三日。奉

上諭。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法國使臣以酉陽遵義兩案未結。臚列湖北山西河南廣東未結各案。藉詞要挾。並聲稱會同該國提督攜帶兵船前赴江西等處。急求各案了結等語等因。欽此。臣查江西省中外交涉事件。均係隨時督飭各屬秉公訊辦。不敢任其歧視諉延。是以未結數案。尚屬無多。欽奉前因。隨飭總局司道。及廣饒九南道景福。分別委員馳往會同各該縣趕緊妥辦。旋據詳報。已將廬陵縣考童

焚毀教堂。貴溪縣紳民復欲焚搶教堂。安仁縣民鄧祖發等。派教民桂員堂出錢演戲。德化縣地方派教民陳松柏等出錢敬神。四案辦結。即經臣分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辦理通商事務大臣查照。並由景福知會九江主教戴濟世銷案。此外尚有廬陵縣教士傅儒翰。被梁道亭等打毀寓所。彭澤縣教民吳忠志夫婦。被方嶺梅等活埋兩案。正在催辦間。據景福稟接主教戴濟世函已結之新昌縣教民晏秉彝。被晏世卿等勒罰抄搶。南康縣教民陳萬傑等。被局紳誣稟齊匪。拘押詐搶。兩案訊斷偏枯。應請覆訊追贓。晏秉彝須賠銀五千兩。陳萬傑一案。須賠銀一千五

百兩。又贛州府城門鐫刻十字架。亦應剷去等情。臣查此
三案。久經委員辦結。由景福函知前主教安理格註銷。時
逾數月。並無異言。今戴濟世因知該國使臣隨帶兵船將
到。無故刁翻。藉端漁利。殊出情理之外。戴濟世又以二年
閒省城焚毀教堂。久已賠銀完結之案。稱欲前來清理地
基。重行建造。臣查從前省城教堂被焚。由前九江道蔡錦
青與教士羅安當妥議。分別賠銀一萬數千兩。教民聽該
教士另行買地建堂。經前撫臣沈葆楨奏結有案。是省城
現無教堂地基。何所用其清理。且省城五方雜處。每逢歲
科試及鄉試。屆期生童商賈畢集。人衆驟增數萬。彈壓極

難。此時復來省城建堂傳教。設遇考試之時。生童懷挾前嫌。再行焚毀。地方官實有無從保全之勢。何如寛其歲月。將來紳民見聞既熟。釋然無疑。徐為購地建堂。庶無後釁。當飭景福向戴濟世妥為開導。至贑郡十字架。係偶然湊合。前已委員查明。亦毋庸置議。惟新昌南康兩案。既據堅執瀆請。自應委員覆訊。以昭折服。復經臣飭令臬司及總局司道。派委候補知縣鄒友直馳赴新昌。候補知縣陳若典馳赴南康。會同各該縣提集人證。秉公訊斷。乃委員甫經出省。而法國使臣羅淑亞已帶大小兵船三隻。於十月初三日抵滬。江蘇委員候選道姚曦。候補從九品張志均

亦乘天平輪船同到。値風浪交作。景福冒險出江。以禮相見。言及未結各案。及赴省建堂傳教等事。景福就現辦情形。詳為陳說。該使臣盛氣陵轢。恫喝百端。景福直詞婉言。辯論兩時之久。始行回署。初四日早。該使臣令戴濟世赴道。議以各教案定於明年二月一律辦結。其晉省重起教堂。約至明年鄉試之後。彼此將有成言。乃戴濟世旋稱羅使臣之意。以各教案需銀五千兩作抵。且謂晉省起堂傳教。事在速行。初五日該使臣復令姚曦、張志均等赴道。共索銀八千兩作抵。又令副領事狄隆等接踵而來。忽而惡言恐嚇。忽而頰語糾纏。景福據約力爭。始終不為之奪。惟

許自送銀二千兩。以資調停。該副領事等所欲未盈。怫然而去。初六日該使臣等即帶兵船來省。行至湖口縣等處。閙淺難進。該使臣遂與水師副提督穆德沅狄隆等坐洋划於初九日抵省。是日士民聚觀者以數萬人。臣撥兵彈壓。並派候補知府王之藩候補知縣胡傳釗等前往迎護。先責該使臣違背和約。輒以兵船入湖。繼將各教案逐一與之辯論。該使臣等尚知悔悟。仍謂各案均須賠賦。並索官項作抵。臣以洋人志在圖利。若不稍予通融。彼必日久逗遛。誠恐難於防護。然而用銀押案。滯礙實多。不如完案給銀。葛藤悉斷。喻令王之藩等與之辯論兩晝夜。始行議

定總給銀六千兩。將新昌南康彭澤廬陵四縣及贛州府
等處已結復翻之案。及未結之案。一併註銷。至晉省建堂
傳教。俟明年鄉試畢。再行設法開導紳民。十二日臣與該
使臣羅淑亞副提督穆德。副領事狄隆接見。開誠布公。曉
以中華事在順民。一切不能勉強。並屬其約束戴主教及
教士等。期與地方相安。該使臣等亦以為然。隨即起碇下
駛。臣即飭景福在潯照給銀兩。隨後由省設籌歸款。茲據
景福稟稱。該使臣於十二月十四日到潯。備具照會送道。
景福即與狄隆將省中所議詳細告知戴濟世。該主教俯
首無詞。景福隨具照會。同銀六千。委員送往教堂。向狄隆

戴濟世等當面交兌。取具收銀結案照覆。狄隆旋與張志均先行赴楚。雖使臣等擬俟抵至湖口。兵船亦即上駛等情前來。臣查江省自九江通商。始有洋務。紳民本非習見。易啟猜嫌。遇有中外交涉事宜。辦理已屬不易。而教民之案。尤形夥賾。緣入教之人。素日多非善類。有符可恃。任意妄為。鄉里被其欺陵。紳民交相嫉惡。地方官本欲速結。而教士從中把持。務遂其欲而後已。臣以大局攸關。督飭屬吏委曲彌縫。近年幸未釀成巨案。然人情之怨憤。已愈積而愈深矣。此次該使臣到省。各案雖已議結。第明年場後來省建堂。紳民能否不與抵牾。尚不敢必。臣惟有謹遵

慈訓。隨事相機妥辦。上慰
宵旰憂勤。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寅。協辦大學士湖廣總督李鴻章奏。臣緣法使帶兵船
來鄂。即馳回勸阻。於十二月初二日專摺附片馳報在案。
臣當將酉陽案內未完事情及遵義籌辦大略。分別緘咨
川省將軍總督及黔中地方官酌量辦理。均已定有規模。
適接湖北江漢關道鄭蘭探稟法使羅淑亞由九江赴南
昌。臘月二十日內外前來漢口等語。臣遂於十二月初六
日自重慶起程登舟。順流東下。二十六日抵鄂。是日該使

派法國副領事狄隆。同主教梅西滿坐輪船泝江迎臣。詢知梅主教甫回漢口。將臣在渝議辦各節。稟告公使。意見微有參差。漢關道鄭蘭。江蘇撥送道員姚曦等。帶同該副領事狄隆。主教梅西滿來見。謂該使以酉陽教案。雖已辦結。尚未足意。必須請示定奪。如不見允。仍要入川另議等情。當呈出該使續擬節略。所指案中各犯。仍照臣原議罪名。並無加增。惟膠執前說。於張佩超不肯甘心。既欲逐出酉境。仍要索五年罰賠有據之尾欠銀一萬二千兩。臣與再四辯駁。因思前在重慶。曾督同川東道錫珮。知州田秀栗。面諭張玉璞回家。傳知伊父張佩超。既與該處教堂

積有仇怨。以後斷難相安。不如設法遷移他所。以圖兩全。
臣並密屬錫珮等隨時詳飭酌辦。但未明告該主教耳。至
酉陽教堂。據錫珮田秀粟等僉稱目擊規製閎敞。非他處
教堂可比。該主教前索賠銀五萬兩。尚非甚多。臣先斷給
銀一萬八千兩。另飭籌一萬二千兩。以作墊給張佩超欠
款。藉資賠補。明知彼族惟利是圖。不得不加以裁抑。當據
錫珮等禀稱梅西滿允收完案。但云張佩超舊欠難以抵
算。須再與范主教商定等語。茲梅西滿赴漢。慫恿公使出
頭索賬。亦在意料之中。臣即面告以前次斷給銀票兩項。
共三萬兩。原謂兩案並了。今羅使必將已收票銀專為賠

堂及撫卹被害教民之用。而張佩超舊案尾欠。另行著追。
祇能照約由地方官隨時代催。斷不能由官籌墊。該公使
達道來此。本為川黔兩案起見。既相詳覆。應咨商川省將
飭妥辦。二十七日關道鄭蘭稟稱該使關領事等回覆。尤
為特咨。意甚欣悅。請照會完案。伊節不再入川。臣復據情
酌給照會。並咨四川將軍臣崇實、臣吳棠。分別辦理。以便
該使迅速折回。免致另生枝節。旋據羅淑亞來函。定於二
十八由漢口起程。取道樊城回京。與關道等稟報相符。至
湖北天門教案。業經郭柏蔭督同鄭蘭等辦結奏報有案。
該使並無異詞。貴州遵義一案。該使令狄隆梅西滿面呈

節略。請爲咨行該官紳議辦。臣並告以黔省民教情形。必須逐漸勸導。不可操之太急。該酋等尚能領會。並未過相促迫。臣惟隨時咨催貴州撫臣。督同地方印委各員。趕籌辦結。

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法國使臣羅淑亞駛至漢口。由川趕回。與之商辦定議一摺。據稱梅西滿赴漢。慫恿公使出頭索帳。李鴻章面告以前次斷給銀票共三萬兩。原謂兩案並了。今羅使必將已收銀票。專爲賠堂及撫恤被害教民之用。而張佩超舊案尾欠。另行著追。祇能照約由地方官隨時代催。斷不能由官籌墊。該公使遠道來此。本爲川黔兩案起見。既相諄屬。應咨商

川省轉飭妥辦。該使聞領事等回覆尤為轉洽。意甚欣悅。請照會完案。伊即不再入川。羅淑亞即於十二月二十八日由漢口起程回京等語。著崇實吳棠即照李鴻章所籌一切情形。分別辦理。以免另生枝節。張佩超既與教堂積有嫌怨。即照李鴻章所擬。令其設法遷移。以圖兩全。著崇實吳棠妥籌辦理。李鴻章原摺。著摘鈔給崇實吳棠閱看。貴州遵義一案。李鴻章當咨催曾璧光。趕籌辦結。

己卯。烏里雅蘇台將軍福濟署伊犁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竊照布倫扎海員缺裁汰。事隸科布多。幫辦大臣文碩。欽奉

諭旨。令其於正月內到京。僅餘奎昌一人。明年若再立界。何能分
顧。烏里雅蘇台現有 奴才 福濟榮全事雖繁重。尚有舊章可
循。合無仰懇
天恩。請將 奴才 福濟榮全二人內
簡派一員。赶赴科布多。會同奎昌經理各務。庶大局可顧。於地方
不無裨益。
榮全又奏。竊 奴才 於同治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接奉
上諭。榮全到俄已久。所籌內外交涉事宜。頗中肯綮。伊犁將軍即
著榮全署理等因。欽此。奴才 數年以來。辦理俄國交涉事件。冰兢
自惕。隕越時虞。上年由俄國圖庵魯克地方行抵斜米。督

韋委員等押運餉銀至科布多。並收出被難滿綠營官兵民勇一百餘名。均已交代安插。六年五月。復赴俄國。收攬索倫等眾。並請償俄國墊款。事竣後於上年閏四月。旋回烏里雅蘇台參贊本任。本年三月。會同俄國分立烏屬地界。茲幸界務已完。前起索倫人眾。已移至葦塘子屯紮。後起德勒等眾。擬明年一律前來。併入葦塘子等處耕種。除已會同本城將軍等。先酌撥銀一千五百兩。添派驍騎校舒爾杭阿。協同該營委官達朗阿等。前往照料。至明春再委員運餉前往接濟。即可起身。現布倫托海裁撤。已隸科布多。則索倫各務。該城大臣自可就近料理。至賠償俄國

銀兩。由恰克圖歸款。俟明年山西餉項解到辦理之時。如有應與俄國行文各事。與本城將軍會辦。即可鈐用烏城將軍印信。竊伏思辦理俄國交涉事件。並收攬索倫等衆。既皆就緒。烏城參贊本任各務。又可與本城將軍隨時商榷。其竊所署伊犂將軍印信。合無仰懇

天恩。就近暫繳烏庫封存。抑或呈繳部庫收存之處。竊未敢擅便。理合恭摺請

旨。

科布多幫辦大臣丈碩奏。同治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福濟文碩奏俄國請分地界。查有室礙情形一摺等因。欽此。

奴才遵與福濟等公檢圖卷。擬於十七日即使起程。以期明

年開印前後。得叩

天顏。俾與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面述情形。詳細籌辦。其塔爾巴

哈台一帶地方。雖無大股賊匪盤踞。然為宵小逋逃之藪。

出沒無常。究竟現在情形如何。俄人曾否往建鄂博。有無

侵占。以及一切應行事宜。應由福濟遵

旨會同奎昌。一面先事豫籌。一面委員偵探。除俟稟覆到日。再行

奏

聞。

諭軍機大臣等。福濟。榮全。奏布倫托海裁隸科城。請派大員會辦。榮全奏。懇繳伊犂將軍印信。文碩奏。起程赴京各一摺。覽奏均悉。前因定界事宜。改派奎昌。科城料理需人。諭令文碩毋庸來京。現當海城新撤。一切分遣安插事宜。亟應次第舉辦。奎昌一人。勢恐應接不暇。且節屆春融。即須前往分界。更難兼顧。文碩著懍遵前旨毋庸來京。無論行抵何處。仍即折回科城。會同奎昌將該城應辦事件。認真經理。福濟等所請簡派大員赴科會辦之處。著毋庸議。榮全辦理俄國交界。收集索倫等事。雖已就緒。恐尚有未盡事宜。隨時酌辦之處。所有伊犂將軍印信。仍著榮全署理。毋庸呈繳。

福濟等又奏。據住紮庫倫俄國領事官。差人持文將該立界大臣應換文烏里雅蘇台會印畫押界址全圖一分。俄字約四本。咨送前來。除查收後。厚賞來差。飭咨派員由驛護送回庫銷差訖。當照來圖另繪。並俄約二本。留烏備查外。合將原來會印畫押全圖。俄約二本。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存查。

御批。知道了。

甲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八年十月二十二日。軍機處鈔出署伊犁將軍榮全奏。援案歸補俄國賠款。請於俄國應納稅餉內扣收一案。經臣等議覆。此項賠款。

本為權濟大局起見。勢出萬不得已。現在應賠銀數。除委
員薩碧屯實已還過銀九千八百二十兩。尚賸十萬數千
有零。約計三年內每年需三萬四千兩。分年補償。並查明
北洋三口等關。並無俄國貨稅。天津一關。所收俄商稅款。
實屬不敷抵扣。擬於山西應解京餉內分作三年。共撥解
銀十萬二千兩。於應賠款項。有無盈絀。仍令查照酌辦。於
同治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會同具奏。奉
上諭俄國諾海牲畜銀兩。自應籌款分年補償。著李宗羲。飭令藩
司於山西應解京餉內。自明年為始。分作三年。每年撥銀三萬
四千兩。彙計共應解銀十萬二千兩。於應賠俄國款項有無盈

紬。若福濟榮全查明辦理等因。欽此。欽遵在案。茲據署伊犂將軍榮全等咨稱。此案據赴俄委員與俄官議定。共俄鈔二十四萬。自同治九年起。分作三年。由恰克圖歸償。定期以每年六月初一日為準。同治九年歸俄鈔十萬兩。十年歸俄鈔十萬兩。十一年歸俄鈔四萬兩。除委員在俄國還過中原銀九千八百二十兩。抵作俄鈔二萬二百四十兩零四十八丈外。同治九年。即應歸俄鈔七萬九千七百五十九兩零五十二丈。按還過銀數估計。九年分約需中原銀數三萬八千七百兩零。十年分應還俄鈔十萬兩。約需中原銀四萬八千五百餘兩。十一年分應還俄鈔四萬兩。約

需中原銀一萬九千四百餘兩。統計三年。共約需銀十萬
六千六百餘兩。茲欽奉
諭旨。由山西解銀十萬二千兩。最計總數。約不敷銀四千六百餘
兩。理合據實陳明。擬請照應還代鈔二十一萬九千七百
五十九兩零五十二文。估計中原實銀十萬六千六百兩
之數。並請第三年銀數。提前二年。將山西應解京餉內於
九年提撥庫平銀三萬八千七百兩。十年提撥庫平銀四
萬八千五百兩。十一年提撥庫銀一萬九千四百兩。仍於
每年三月起運。四月到烏里雅蘇台。以使六月初一日以
前。運至恰克圖賠還。早為了案等因前來。臣等查該將軍

前奏。議定俄鈔二十四萬。約中國銀十一萬數千餘兩。分
年補償。除委員已還過銀九千八百二十兩。尚賸十萬數
千之多。經臣等擬照原議分年補償。共撥銀十萬二千兩。
係按數約略計算。有無盈絀。仍令查明酌辦。茲據該署將
軍等。查明前撥之款。計不敷銀四千六百兩。並請將三年
銀數。提前二年撥解。臣覆查該將軍此次係指明應賠確
數。與前奏十萬數千之款。仍屬相符。應如所咨辦理。相應
請
旨飭下山西巡撫轉行藩司。於山西應解京餉內同治九年。提撥
庫平銀三萬八千七百兩。十年提撥庫平銀四萬八千五

百兩。十一年提撥庫平銀一萬九千四百兩。交歸綏道轉交。統計三年共提撥銀十萬六千六百兩。並訂期於每年三月起解。四月到烏里雅蘇台。交榮全收訖。運往恰克圖歸款。以免轇轕。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撥償俄國諾海牲畜銀兩。令福濟榮全查明辦理。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該將軍等咨明前撥之款。計不敷銀四千六百兩。並請將三年銀數。提前二年撥解。數與前十萬數千之款。仍屬相符等語。此項銀兩。既據該將軍等查明確數。自應提前撥償。以省轇轕。著李宗羲轉飭該藩司。於山西應解京餉內。同治九年。撥銀三萬八千七百兩。十年撥銀四

萬八千五百兩。十一年撥銀一萬九千四百兩。由歸綏道轉解。每年限於三月內起程。四月到烏里雅蘇台。由福濟移交榮全收納。該署將軍即於銀兩解到後。派員運往恰克圖歸還。以清款目。原摺均著鈔給閱看。

戊子。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務萬青藜。順天府府尹王榕吉奏。據科布多幫辦大臣頭等侍衛丈碩。遣姪工部學習員外郎志顏呈稱。稱丈碩前於同治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奉到十一月二十八日

諭旨。遵即檢查盼帶圖冊卷宗。於十七日起程進京。本年正月十二日進張家口。十五日抵居庸關。沿途未奉公文。致不知

有毋庸來京
諭旨。茲於正月十六日。行次昌平州治迤西十里之龍虎口。接收
夾板一副。當即拆閱。敬聆本月十三日寄
諭一道。自應遵即折回。惟感冒風寒。周身疼痛。頭暈目眩。恐有痲
疹。似宜表散調攝。勢非乞假半月兼旬。恐難就痊。請據情
代奏。可否
賞假。准令暫住。趕緊調理就痊。以便兼程折回科布多之處。出自
逾格鴻慈等情。呈請代奏前來。理合錄敘原呈。謹具摺奏
聞。
諭軍機大臣等。據萬青藜等奏。科布多幫辦大臣文碩。行抵昌平

州患病請假一摺。卽著萬青藜等傳旨賞假二十日。並令假滿後迅速折回科布多本任。毋稍遲誤。春融後奎昌前赴瑪呢圖噶圖勒幹。至哈巴爾蘇一帶。辦理俄國分界事宜。文碩到科需時。科城不可無大員鎭攝。卽著榮全前往暫行代辦。俟文碩到後。再回烏里雅蘇台。以重邊防。

辛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同治八年十月間。接據俄使照會。以瑪呢圖噶圖勒幹至哈巴爾阿蘇一段地界。未有中國大臣會同建立。擬令本國大臣自行建立等語。臣等當以事關分界。儻任該國自行建立。勢必侵占。其患不可勝言。當卽照會俄使勿庸先往自立。並

奏奉
諭旨。著布倫托海大臣文碩。馳往會辦。嗣因布倫托海續經奉
旨裁撤。該處分界事宜。應統歸科布多大臣辦理。復經臣等奏奉
諭旨。改派奎昌前往。旋恐稍事遷延。致該國徑行自立。遂其侵越
之謀。又奏奉
上諭。西疆立界事宜。亟宜早為籌辦。奎昌著即行懍遵疊次諭旨。
迅即前往該處妥慎辦理。不得因有福濟等前奏。稍涉推延。致
誤大局等因。欽此。均經臣衙門恭錄
諭旨。鈔錄原奏。行知各將軍大臣欽遵辦理在案。誠以該國既有
自行建立之說。不得不早為防範。茲於正月十七日。准俄

使照會。接西悉畢爾總督來文。設立邊界鄂博。至哈巴爾阿蘇。去秋俄國分界大臣。業已妥善完竣等語。是哈巴爾阿蘇一帶界址。該國已自行建立。復查上年十月欽奉

諭旨。如該國業先往建立。亦須查明有無侵占。迅速奏聞仰見

聖慮周詳。早已洞察其隱。乃至今該大臣等尚未奏報遵辦情形。而已據該使臣照會自行建立完竣。其所立牌博是否均在同治三年立界大臣明誼所定紅綫界外。有無侵占之處。均難懸揣。除由臣等照會俄使。該處牌博仍應會辦。方可定準。以便將來再興辯論。相應請

旨飭下科布多大臣奎昌。迅即按照圖冊查勘。儻有侵占。立即給

圖貼說。詳細奏聞。以憑酌覈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自立牌博。請飭查辦一摺。瑪呢圖嘎圖勒幹至哈巴爾阿蘇一帶。俄國分界事宜。前因布倫托海裁撤。統歸科布多大臣辦理。當經改派奎昌前往會辦。茲據該衙門奏稱。現接俄使照會。哈巴爾阿蘇一帶。該國已自行分界。其所立牌博。是否均在同治三年所立紅線界外。有無侵占之處。均難憑信。請飭查辦等語。著奎昌迅即按照圖冊查勘明確。儻有侵占。立即繪圖貼說。詳細奏聞。並與該國分界大臣。婉為開導。告以兩國立界。理應會辦。方可作為定準。該大臣當妥慎辦理。以副委任。昨因大碩到科需時。諭令榮全前

往代辦。卽著榮全懔遵前旨迅速前往。俟文碩到後。再回烏城。仍著福濟會同妥籌。以重邊防。原摺一件。及照會二件。均著鈔

給閱看。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茲接西悉畢爾總督來文。設立邊界鄂博。至哈巴爾阿蘇。去秋俄國分界大臣。業已妥善完竣。相應照會。

希查照可也。

給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茲接西悉畢爾總督來文。設立邊界鄂博。至哈巴爾阿蘇。去秋俄國分界大臣。業已妥善

完竣等因。查上年十月間。接據貴大臣照會。哈巴爾阿蘇一段地界。未有中國大臣會同建立。擬令本國分界大臣自行建立。本王大臣當以分界一事。有關兩國地址。若貴國自行建立。與會辦原議不符照覆。並一面奏請

諭旨。特派大臣會同貴國分界大臣妥商辦理。均經照會貴大臣在案。茲接貴大臣照會。哈巴爾阿蘇鄂博。貴國分界大臣業已妥善完竣。是否與中國立界大臣會同辦理。未經明敘。若係貴國自行建立。並未會辦。則與條約原議不符。自應仍行會辦。方可作為定準。除咨中國立界大臣查覆外。相應先行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壬辰。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奏。去年十二月初四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添派立界大員一摺等因。欽此。
伏思海城甫經裁撤。人心惶惑。續准烏里雅蘇台將軍咨
開。福濟等具奏所陳西北路大略各條。均係目前實在情
形。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婉言開導住京俄使。轉咨該國立
界官。暫行停往。俟伊塔克復後。再為咨商烏里雅蘇台
將軍。和衷妥為慎辦。
諭軍機大臣等。奎昌奏請將塔城分界事宜。暫行緩辦。昨據總理

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於哈巴爾阿蘇一帶自立牌博當經諭令奎昌按照圖冊詳細查勘妥慎辦理俄國既已自立牌博情形更不可緩豈能俟伊塔兩城克復後再行商辦著奎昌仍遵疊次諭旨將瑪呢圖嘎圖勒幹至哈巴爾阿蘇一帶應辦分界事宜迅籌會辦毋得藉詞延宕並將俄國現立牌博有無逾於紅線之處先行確查詳晰奏聞科布多幫辦大臣事務已有旨令榮全暫行代辦文碩行抵昌平患病業經賞假二十日令其假滿後折回本任

二月辛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同治九年正月二十六日據住京俄使照會內稱近接東悉畢

爾總督知照。本年春季。該督意欲差一親信之員。前往齊齊哈爾。吉林各地方。齎奉公文。與各該將軍面見。詳議各項邊界事務。並據聲稱。此於邊界各事。必能得其利益。想亦不為分外。敬請轉致各將軍。今與該督委員面商一切等因前來。查俄國自咸豐十年換約以來。要求之事。無歲不有。上年北路新改陸路通商章程。業經奏准開辦。其西疆貿易。向有買賣圈舊制。現在塔城等處未復。該使亦知難望照常整齊。無可再言。而仍欲於西路蒙古地方擴充。擬令分界案內委員領事官龐齡趁便查探。至於東界吉林。黑龍江等處。本無議定口岸。同治五年開。即有俄商用

輪船駛入松花江上游等處貿易。均經臣等咨行各該將軍嚴行禁阻。一面與俄使往復爭論。幾於舌敝唇焦。上年冬季。疊接俄使照會。仍堅以此事為請。十二月暨本年正月間。該俄使復來臣衙門再三面商。雖經臣等婉言開導。恐該俄使之心。未必即決然捨去。此外復有在黑龍江夾心灘種地刈草各情。亦該國所覬覦者。其餘交涉案內未結之事。該將軍等俱必洞悉。此次俄使照會該國東悉畢爾總督欲派員赴齊齊哈爾吉林各地方。與各該將軍面議邊界事務。並未明言所議何事。臣等窺其來意。大約不出以上數端。伏思該國與中國邊界毗連。而東省尤為根

本重地。邊釁固不可開。邊防尤不可不加慎重。果係循理

按約之端。可以允行者。自難過為拒絕。若係違理背約之

事。礙難照准者。即當力為維持。相應請

旨飭下吉林黑龍江各將軍。遇有該國委員來議邊界事務。一切

相機而行。妥善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擬差員商議邊界事

務。請飭妥辦一摺。據稱該國東悉畢爾總督。欲於本年春間差

員前往齊齊哈爾。吉林等處。與各該將軍面議邊界事宜。恐其

藉端要挾。請飭該將軍等相機妥辦等語。吉林黑龍江等處。本

無議定通商口岸。該國意圖貿易。屢次堅求。同治五年間。已有

輪船駛入松花江上游之事。且有在黑龍江夾心灘。種地刈草各情。覬覦之端。不一而足。此次復欲派員往議邊界事務。其意必堅持前請。多所要求。如其循理按約。自不妨酌量允行。若係違理背約之求。定當力為維持。嚴行禁阻。著富明阿德英體察情形。俟該國委員到時。務須婉言開導。不任稍有遷就。至相待之禮。不妨示以優容。一切相機而行。妥善辦理。原摺均著鈔給閱看。

閩浙總督英桂福建巡撫卞寶第奏。同治七年十月間。英國領事吉必勳。洋弁啲嗒。在臺灣安平地方。違約妄為。前經臣等將始末情形。暨查明洋人在臺並無冤抑緣由。恭

聖鑒。嗣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咨。以英國公使照覆內所敘各節。與咨報不符。令即逐款指駁。復經臣等飭前任興泉永道曾憲德。署臺灣道黎兆棠。先後指駁。閱摺稟覆。均即咨呈總理衙門覈辦在案。伏思臺灣洋案。既經臣等派委曾憲德渡臺查辦。何以吉必勳始則推病不見。及接晤時。首以撤臺灣道為請。約外要求。迨曾憲德再三辯論。並將各案與之當面議結。吉必勳已無異言。何以復令哈噹開礮占署。傷死副將大員。傷斃兵勇。焚燒局庫。曾憲德等馳赴安平。吉必勳哈噹面詰。該領事洋弁又互相推諉。至臺灣

縣廩生許建勳與其堂兄許廷道涉訟。於洋案毫不相干。何以吉必勳出為力爭。恐有內地奸徒。從中主謀搆惑。致啟戎端。臣等於黎兆棠赴任時。屬其密行查訪。前據黎兆棠稟稱安平之役。搆釁雖由洋人。實則廩生許建勳副將蕭瑞芳主之。其人必麒麟者海關之扦子手也。因事逐出。許建勳自以洋銀百圓雇之。開設怡記棧。冒稱洋行。用必麒麟作爪牙。私販樟腦。前護臺灣道梁元桂拏獲。適其堂兄許廷道呈控吞騙家產。發交府經歷看管。求開脫逃。遂托必麒麟重賂吉必勳。必撤梁元桂而後止。此許建勳主謀之實跡也。咖嗜兵船住四草湖。本係吉必勳調往恐嚇。

並非有意開仗。因蕭瑞芳覬覦安平協之缺。該員向通洋語。黄夜偷見咖噹。煽其必開礮而後事可成。費可索。咖噹信之。遂開礮占署。勒索兵費銀圓此蕭瑞芳主謀逞兵之實跡也。蕭瑞芳原名蘇阿成。籍隸廣東香山縣。駛船為業。咸豐六年。充華艇船主。領洋人旗幟。以為護符。其時因縣役緝匪。徑到該艇查拏。誤將洋旗落去。蕭瑞芳即稟領事巴夏禮。謂中國故落其旗。失洋人體面。極力煽惑。因此搆釁。先攻粵城。次由天津直犯

京師。蕭瑞芳實為禍首。即無安平之役。亦已萬死不足蔽辜。至其煽惑安平之役。則洋人夜入協署時。有廣勇同往搶

掠。副將江國珍倫死時。其家人目擊蕭瑞芳立於對門。至今臺民猶有見其夜駕杉板私往洋船者。此案與洋人辦論。自當以吉必勳嗌噹為罪魁。然律貴誅心。許建勳蕭瑞芳二人之罪。實在洋官之上。現在許建勳日引洋人。深入內山。蕭瑞芳私造戰船。希圖出海。若不將蕭瑞芳等明正典刑。內患伊于胡底。擬卽拘案懲辦。惟事雖實情。而案難待質。勢必拖展。且皆與洋人聲息相通。稍緩須臾。卽恐別生枝節。可否准予從權辦理等情。請示前來。臣等查蕭瑞芳許建勳。或係武職大員。或已身列青衿。應知大義。乃一則懷挾私嫌。一則欲謀署缺。輒為洋人主謀。違約運兵。肆

行要挾。幾開邊釁。已屬罪不容誅。而蕭瑞芳前在廣東搆煽洋人。致有庚申之變。尤為普天同憤。臺灣孤懸海外。久必為彼族垂涎。今蕭瑞芳又私造戰船。許建勳引洋人深入內山。後患仍難悉數。黎兆棠請將蕭瑞芳等明正典刑。係為儆官邪懲奸逆。並圖綏靖海疆起見。相應請

旨將花翎留閩補用水師副將蕭瑞芳。即行革職。臺灣縣廩生許建勳。即行斥革。一併嚴拏正法。以伸眾憤而絕禍根。

諭軍機大臣等。英桂卞寶第奏查明臺灣洋案。請將主謀搆釁之蕭瑞芳等懲辦一摺。據稱英國領事吉必勳洋弁哷嚕前在臺灣安平地方違約滋事各案。經該署道黎兆棠查係廩生許建

勳。副將蕭瑞芳為之主謀。以致洋人藉端生釁。現在許建勳冒開洋行。私販樟腦。日引洋人深入內山。蕭瑞芳私造戰船。希圖出海。請即拘案懲辦等語。臺灣為商賈輻輳之地。人情浮動。今許建勳懷挾私嫌。膽敢重賂洋人。從中構煽。蕭瑞芳身任武職大員。竟至偷見咖啱。煽其鬨破占署。釀成巨案。實屬目無法紀。若不從嚴懲辦。何以禁遏內奸。蕭瑞芳許建勳均著先行斥革。英桂等即密飭黎兆棠迅將該二犯一併嚴拏正法。以絕後患。惟該犯等與洋人聲息相通。而必啟釁。因扣留樟腦一案。屢唆住京英使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嘵瀆。此事辦理之後。該洋人能否不致另生枝節。滋擾地方。該督等惟當責成黎兆棠妥為

辦理。

己酉。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奏。竊奴才於本年正月十一日。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奉

上諭。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分界一事等因。欽此。奴才恭閱之下。憂灼實深。伏思奴才稍有天良。何敢因福濟前奏畏難推諉。第時勢艱危。實有窒礙不能辦理之處。塔城界務。不能舉行。其難有六。用款浩繁。經費不濟。一也。賊蹤出沒。兵力不厚。二也。道路窵遠。騎乘不備。三也。口糧費用。轉運不接。四也。山川險阻。嚮導無人。五也。臺站廢弛。丈報不通。六也。更有大弊兩端。海城遷撤。人心惶惶。僧徒降卒。均無定

所顧於彼而誤於此。舍本逐末。大弊一也。西路地本肥饒。與北路迥異。前次定界。俄人隱衷。重在伊犂。此次蹈我之虛。強欲分割。其心叵測。勉強從之。必中奸謀。養小失大。大弊二也。有此兩大弊。更兼六難。其餘弊端不可枚舉。此事不特不可行。直亦不能行矣。閱福濟等前奏情形。固已至詳且盡。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尚執已定成局之說。而俄使總以絕無賊蹤為詞。查該衙門前奏。有構塔城本係未曾收復地方。立界應從何處起止。無從懸揣等語。立界之地址。尚且無從懸揣。邊防之要務。安能準定成局。若必言該處無賊。則俄國邊界之防兵。何得至今不撤。此其弩之所

不鮮。而大局之所貽誤者也。且事苟能為。勢雖剏創前往。必竭駑駘之力。惟窒礙既多。流弊轉大。即時斷難舉辦。不得不再三瀆

宸聽。

御批。該衙門議奏。

乙卯。閩浙總督英桂。福建巡撫卞寶第奏。威伯國商人美利士與英國人廖在臺灣噶瑪蘭廳轄之大南澳地方。建堡伐木違禁妄為一案。欽奉

諭旨。責成臺灣道察看情形。妥慎籌辦等因。欽此。當經臣等將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已據布國公使會商英國使

臣嚴劉美利士等。即離所占之地。並由臣等會飭署臺灣
道黎兆棠。馳往確查妥辦各緣由。專摺覆奏在案。茲據黎
兆棠轉據署噶瑪蘭通判丁承禧稟稱。先經移商滬尾口
委員佐領劉青藜。照會英國副領事額勒格里。將洋人康
扣留在滬。該洋人旋於本年八月二十二。暨九月二十二
等日。兩次將大南澳南風澳堡屋內各物。運回雞籠口。其
留守堡屋之洋人。以及勇丁。至十月初一日一律撤回。該
處房屋土堡。均已焚燒拆卸。尚存牆基。由丁承禧派撥役
勇毀平等情。並先據丁承禧劉青藜稟同前由。伏查美利
士等擅入大南澳伐木墾荒。意在句結生番。徐圖侵占。實

為東南邊疆之患。幸經總理衙門按約據理與英布兩國
公使疊次力爭。各該使臣自知理屈。會劄撤退。現在大南
澳洋人。與所雇工匠勇丁。均已撤盡。並將堡屋一併毀除。
此後應如何妥籌防範。以杜其復啟覬覦之心。業飭黎兆
棠督飭丁承禧酌議章程稟覆覈辦。除分咨總理衙門暨
兩江督臣馬新貽查照外。所有大南澳洋人撤盡日期。謹
附片陳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丙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九年二月十三日。

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奏。塔城應分俄界。斷難舉辦。歷陳

實在窒礙情形一摺。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伏查塔城所屬瑪呢圖噶圖勒幹至哈巴爾蘇一帶。與俄國會立牌博一事。同治八年。烏科兩城界務將竣時。俄國使臣即有催令接辦之說。彼時臣衙門曾以塔城未復。有賊不能舉辦為言。詎該使於十月間創為來便自行建立之議。臣等以事關分界。若聽獨辦。必致侵占。當經峻詞駁斥。該使復以中國分界大臣有意推諉不辦。再三曉瀆。臣等遂向反復開導。必應請

旨派員約期會辦。蓋因邊地要務。未便畏難苟安。任令外國自便私劃侵我疆宇。並非執定成局。可緩辦而不欲緩辦也。詞

定邊左副將軍福濟。與大臣文碩。亦以前事上陳。經臣等
敘明應仍會辦原委。於十二月十五日奏奉
上諭。著奎昌前往辦理。不得因有福濟等前奏。稍涉推延。致誤大
局等因。欽此。本年正月十七日。接據俄使照會。以哈巴爾蘇分
界。去秋俄國分界大臣業已妥善完竣。臣等因有無侵占。
無憑查覈。復以應行會辦。私自建立。不足為憑。與之辯論。
一面奏奉
上諭。著奎昌迅即按照圖冊查勘等因。欽此。均經恭錄行知在案。
今該大臣忽以窒礙不能辦理。縷述其難有六。大端兩端
等詞。冒瀆

宸嚴。希其停辦。殊出情理之外。臣等謹就其所陳六難。再三尋繹。如經費不濟。兵力不厚。騎乘不備。轉運不接。嚮導無人。臺站廢弛等項。均各有為難之處。並非全屬虛詞。但撫馭邊要機宜。如果應辦。即不得因難退縮。且所謂難者。止於未曾豫備。該大臣果欲前往。現在身任地方。無不可請

旨籌商。設法辦理。儻欲層層豫備齊集。而後該大臣可以前往。臣等不知何人可為該大臣先行豫備。誠所未解。又就其所陳大弊兩端。反復推究。如海城遷徙。偕徙降眾。均無定所。顧彼誤此一節。所言未嘗不是。但係該城所屬地方。尚未全行綏靖。與塔城所屬分界無涉。豈有因海城一處事未

就緒。而即將邊務全行延閣之理。且已奉
旨命榮全前往代辦。自可照料一切。文碩亦不日折回該城。所有
應辦事宜。並非無人經理。又如西路地本肥饒。前此俄人
隱覬重在伊塔。此次蹈我之虛。強欲分辦。其心叵測。勉強
從之。必中奸謀。養小失大一節。所言殊屬謬誤。溯查分界
一事。先於咸豐十年續增條約。第二條內指明自雍正六
年所立沙賓達巴哈之界牌末處起。至浩罕邊界為界。又
於同治三年。經會勘西北界大臣明誼等遵
旨與俄國使臣議定換約完案。所有由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往
西南靠塔爾巴哈台山嶺。議定山陽仍屬中國。蓋因俄國

前開議單內。由科布多至塔爾巴哈台境內。或由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緣鄂倫布拉克等處行走。抑由瑪呢圖噶圖勒幹。業塔爾巴哈台山嶺。在嶺末西行。兩層均有室礙。曾向塔城經管屯廠官弁詢明。灌田水源。及採薪取材。均以山陽為便。室礙稍輕。始行定議。現時俄國使臣於烏科兩城界務完畢後。自行乘便建立。即係此地。其迤西直至浩罕邊界。依然未分。臣等前因塔城雖尚淪陷。但使兵力稍足。出關戡定。仍可收復入我版圖。若竟被俄國於分界時潛行占去。則永遠成為外域。收復無期。是以耿耿此心。欲令該大臣按照原議會辦。以防侵越。豈意該大臣以塔

城所屬。早經淪陷。置之度外。不復瞻顧。甚至俄國業於去秋自立牌博。歷冬經春。時逾半載。該大臣猶未知曉。不置一喙。而獨謂臣衙門執已定成局之說。似乎有意與之為難。而其諉卸情形。業已昭然若揭。揆諸職守封疆之義。其謂之何。臣等再四思維。該大臣視為畏途。一切未備。此時自亦不能遽往。且俄國業經自行建立。恐亦未必仍肯如期前來。再行會辦。惟俄國所立牌博。是否與同治三年明議所定紅纏相符。其中有無侵占地方。亟應分晰清楚。前已奏奉

諭旨。飭該大臣查勘。應再請

飭下科布多大臣奎昌恪遵前

旨。迅即揀派明白曉事之員。先行前往。按照圖冊查勘明確。如無

侵占。尚易辦理。儻有侵占。立即繪圖貼說。詳細奏

聞。其應如何辦理之處。自行酌擬請

旨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奎昌奏滙陳塔城分界實在窒礙情形。當交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茲據奏稱。該大臣所陳六難兩弊。雖非全屬虛詞。而塔城所屬地方。豈可任其淪陷。請飭該大臣恪遵前旨。先行派員前往查勘。並酌擬辦理等語。前派奎昌將塔城分界事宜妥為會辦。嗣因俄人在哈巴爾蘇私立鄂博。復經

諭令按照圖冊詳細查勘。有無侵占。若如該大臣此次所奏各情。未免因難退縮。異時塔城收復。而所屬地方。早被俄人潛行占踞。其患何可勝言。即著奎昌迅派明白曉事之員。先行前往查明該國所立牌博。是否與同治三年明誼所定紅線相符。如其中有被侵占之處。並著繪圖貼說。迅速奏聞。酌覈辦理。不准再涉推延。貽誤大局。原摺著鈔給閱看。

恭親王等又奏。竊維懷柔之道。必先自治而後可以治人。自中外定約以來。各國入華貿易。並兼傳教。其人漸眾。其事亦漸多。臣衙門總理一切交涉機宜。無非駕馭各該住京使臣。令其約束在外洋人。不得無故生釁。設有非情非

理之事。尚可責備其非。若外閒地方官遇事不能持平。先為妥辦完結。甚至平日置之不聞不問。一旦有事。倉猝料理。非失之太過。即失之不及。並有一味遷延觀望退縮不前。聽其起滅者。待至洋人有所藉口。外則慫慂領事官與地方官滋鬧。而內則呼籲於各該住京使臣。向臣衙門饒舌。待臣等揆度事理。分別奏咨。或加以函商。行令辦理。而業已瞠乎在後。維持不及。且有拖延日久。洋人藉端訛索。內地奸民。從中句串。不能遽然議結。復生別纍者。如上年揚州臺灣等案。領事官擅用兵船挾制。即其明證。臣衙門於辦理前案時。竭力向英國使臣阿禮國再三理論。從該

使臣向該領事官懲處。並奉其本國執政大臣劄飭。以該使臣所辦為是。令其轉飭各口領事官。嗣後如遇難辦事件。斷不可遽動兵船。須先稟明住京使臣。聽候主持等因。照會臣衙門在案。臣等以英國使臣尚知事理。於擅用兵船一節。不肯護短。將來可望鈐制各口領事。令其漸就範圍。詎意法國住京使臣羅淑亞。於上年因四川酉陽教案。節次與臣衙門爭執不已。後遂自行出京。歷四川。貴州。湖北。江西。安徽。及廣東。河南。山西等省。教案未結。先往安徽。江西。湖北等省。攜帶兵船。逐一催辦。現在四川等省教案。俱已多半議結。羅淑亞亦於二月初七日回京。該使臣此

行。指揮如志。未嘗不自鳴得意。各國使臣聞之。亦必謂賴
有兵船同往。方能如斯迅速。設令尤而效之。刁風一長。隱
患伊于胡底。儻伊本國惑於此事。更屬非宜。臣等先於羅
淑亞出京時。將其妄攜帶兵船之處。函致出使有約各國
之蒲安臣等。相機向法國執政議論此事。尚未知能否有
效。惟擅用兵船僱輪。總因教案不先妥結所致。而教案不
先妥結。總因各地方官因循玩泄所致。臣等明知各省教
案情形不一。即教案外別事亦情形不一。就中種種掣肘
之處。原屬為難。第辦外國事。與辦中國事不同。且洋人情
性。急躁居多。一任遲延。則彼先有詞。詭詐之風大起。而奸

民乘機簸弄。變幻日生。臣衙門徒以筆舌相爭。於事何補。
相應請
旨飭下各省督撫將軍及南北洋通商大臣等。切飭所屬。遇有中
外交涉事件。務即認真查辦。持平迅結。毋得稍任偏倚拖
延。以遏患萌而維大局。
恭親王等又奏。傳教一事。流弊滋多。惟當立約之初。既經
列入條款。祇有就事補苴。弊先去其太甚。臣衙門於咸豐
十一年二月間。商令法國使臣哥士耆酌定諭單。聲明傳
教人。絲毫不得干預別項公私事件。令其發交傳教人收
執。並由臣衙門奏請通行各省一體遵照。如果各省地方

官於無事之日。先已留心經理。則自有基址可稽。條理可尋。何至遇事張皇。一無就緒。況外國教士無幾。其從中簸弄慫慂生事者。大抵皆係入教之奸民。而從教之愚民。又從而附和之。地方官若不未雨綢繆。臨時為紳民所扶持。未有不僨事者。臣等竊辦教案。與各疆吏咨函商辦。其要固在乎連結。在乎持平。而所以能連結持平。則尤在豫籌於平日。應由各省督撫等再行密飭地方官。遵照前此通行成案。凡傳教之人。毋得私毫干預別項公私事件。至其如何方能不來干預。則在地方官之經權互用。先事防維。總須視為至要至急之圖。令其就我範圍。不徒以奉行文

畫習為故常。各該督撫將軍大臣亦當以此等事件。能否豫籌妥協。辦理得當。按察所屬與催科撫字。一例考成。庶乎人知振興。而事可逐漸就理。實於中外交涉有裨。恭親王等又奏。正在繕摺間。接英國使臣威妥瑪來函。以上海新聞紙內。議論法國公使羅淑亞親赴各省催辦積案。隨到隨結。果見成效等語。譯出函送前來。果如臣等所慮。以羅淑亞藉兵船要挾為得計。將來各國紛紛效尤。更屬不成事體。查英國現辦未結事件。如福建之臺灣必麒麟販運樟腦。川石山洋人槍斃民人王克明。羅源縣拆毀教堂。江蘇之英人李德榮。在南匯縣屬境沿海被搶各案。

該使屢向臣衙門催辦。壘經行文各該省迅速辦理。仍未能隨時議結。其餘各省現辦未結者。當亦不少。今該使既以外議漸興。議及各省事件。凡有不合之處。各國住京大臣。即宜親身前往辦理。無庸在京徒費周章為詞。難保不襲羅淑亞之故技。其各國領事。亦必慫恿各該公使親往。通有交涉事件。愈肆譸張。臣衙門徒以筆舌相爭。辦理更屬無從得手。相應請

旨飭下閩浙總督。福州將軍。福建巡撫。兩江總督。江蘇巡撫。嚴飭所屬。將現辦英國未結各案。秉公持平。迅速辦結。並飭南北洋通商大臣。通行各省。凡有交涉各案。及嗣後遇有案件。

務須隨時持平速辦。勒限完結。庶該使無所藉口。以弭後患。謹鈔錄咸安瑪原函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各將軍督撫。南北洋通商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法國使臣藉兵要挾。漸不可長。請飭各省遇有外國案件。持平速結。並請飭地方官於傳教事件。先事防維。列入考成。及請飭江蘇福建迅辦英國未結各案各摺片。覽奏均悉。上年法國使臣羅淑亞因四川等省教案未結。自行出京攜帶兵船。赴安徽江西等省。不過數月。各案俱結。該使臣現在回京。頗鳴得意。是其輕視中國官吏。已可概見。傳教各案。牽涉民人。

即係地方官分內應辦之事。乃積習相沿。因循推諉。日久不結。致令該國使臣藉兵要挾。此風何可漸長。儻各國聞而效尤。後患伊於何底。且恐奸民乘機簸弄。更形掣肘。而中國官吏辦事泄沓之風。亦足貽誚外洋。著各該將軍督撫通商大臣等。嚴飭所屬。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即認真查辦。持平迅結。毋得仍前延宕。致外人得以藉口。況現在英國使臣威妥瑪。鈔錄上海新關紙。以羅淑亞催辦各省積案有效為詞。則該國未結各案。豈可聽其遷延。著文煜。英桂。卞寶第。馬新貽。丁日昌。將臺灣販運樟腦等案。尅日辦結。毋貽該國使臣口實。嗣後各該省遇有交涉案件。並著各該將軍督撫。飭屬勒限完結。以弭後患。至傳教一

事。流弊固多。而地方有司。如能先事圖維。經權互用。未嘗不可杜其干預。著各該將軍督撫大臣等。密飭地方官。遵照前次總理衙門通行成案。悉心體察。豫為經理。儻能辦理妥協。即准其與催科撫字。一例考成。以冀挽回積習。用弭釁端。原摺片單共四件。均著鈔給閱看。

英國使臣威妥瑪來函

前於二月初七日會晤。本大臣以各國人庶外論漸興。議及各省事件。凡有不合條約之處。英如該國住京大臣即宜親身前往辦理。無庸在京徒費周章。耽延時日。各等語述陳。今因接到上海刊印新聞紙一張。內有與前日面晤

提及之大意。甚屬相同。本大臣即將文內數句大義。勉為譯出呈覽。再前日所論各情。恐一時未能縷晰詳明。容俟另日補達。

正月三十日。上海印發之新聞紙。先將法國羅大臣如何親抵江蘇。安徽。江西。湖北各省。該處積案。隨到隨結。並將貴州。四川歷年未了各件。亦能定其迅速清釐各案情形。先後敘明。復以羅大臣如此振作。果見成效。匪但一人殊堪慶賀。更係凡有居住中華遠人。亦同相慶。既知顯明法國聲威。又謂外邦可聞覺悟。蓋於太東各國。凡有爭論受損之處。求其伸理。要在務使必依所議。不許推託延緩也。

向之如此。則文移面請。尚屬有益。否則俱係枉費筆墨。此道久有可據。素所深悉。今見羅大臣辦理裕如。更確鑿可憑矣。蓋太東各國處事未善。係定約之後。第恐違約起釁。始肯守約。不慮及此。難免在在失信。抑思失信大國。既受欺騙。而暫置之弗論。斯失約之處。日積月累。則後日之干戈。豈能免乎。惟須各國大臣於民人呈訴受損時。必先查明委係冤抑。始代請伸理。無非力討賠償。似此經理。易免中外失和。儻若過令通融相讓。終致必啟兵端。此次法國大臣設法辦理。實有效驗。數省案件。累月經年。未曾議結。在伊到時。即見迅速完案。庶幾一勞永逸矣。總之此等不

合。不由下民。皆係官憲紳士。各懷異心所致。要在必使不准任性妄為。官士一能覺知。則中外平安永保矣。以上各節。據新聞紙所刊摘要譯出。與英文次序先後未能盡一。而實義無不相同。除將原紙附送外。備函祈貴大臣查閱。專此布泐。

庚申。禮部奏。接准朝鮮國王咨文一件。臣等公同閱看。係該國王接奉同治八年十一月初五日

上諭。敬謹咨覆。臣等不敢壅於

上聞。謹鈔錄原咨。恭呈

御覽。

御批。知道了。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咨覆事。同治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承准禮部咨。同治八年十一月初五日。奉

上諭。前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富明阿等奏。朝鮮國人往俄界墾地。應由朝鮮早申禁令等因。欽此。竊念小邦北境。接連

上國地界。只隔琿春河衣帶一水。荒邊窮節。樂生安業。數百年晏然無事。無往非

天朝庇覆

洪恩。而一自俄人之占居設卡以來。凡係邊情。恒存虞憂。終未能

過經匪類之窺覘。懷保愚民之疾苦。致令越界潛投。已多
厥數。興擾滋事。極有深慮。今此邊奏纔悉。實據目驗。
上諭諄複。特紓
宸衷。俯愍藩屏之不職。仰頌
階庭之無間。感惶攢祝。曷其有極。蓋此邊民犯越之弊。誠非
一朝一夕之故。逃避徭役者有之。陷溺利誘者有之。乘間
漏逸。馴致千百。本年十月初十日。據咸鏡道觀察使李興
敏馳啟。備慶興府使李鼎鎬呈稱。阿吾鎮民十九戶渾率
家眷。掠取銃礮。一齊越境逃走等語。該地方年穀不幸大
歉。官所賑賙。雖未及時。惟彼多戶之齊逃。總由邊弁之溺

職。究覈事情。嚴行懲辦。第念畢春協領所覩流入俄界之男婦子女。無或卽是此次逃去之人衆歟。巖杵河吉心河等處。計以千數者。都是此等漸次流入之類也。縱恨防範之疏失。而從今務加嚴密。如欲逋藪之搜剔。則亦難力致容易。何幸

天鑒洞澈。

聖慮深遠。銷釁於未萌。防患於未然。特飭邊臣會商俄官。越界民人之悉行逐回。小邦邊官之悉數領回。並將格遵

聖旨。迅速奉行。海邦從此而無虞。邊政從此而益嚴。不敢張煩陳

請。乃蒙曲軫

恩眷。感激之極。惶悚彌切。謹當申飭北境一帶邊官。恭俟遞回民人。一一領取。再申邊禁。期無因循頹情。煩乞禮部將此情實。轉達

天聽。千萬至祝。為此合行咨覆。請照驗施行。

壬戌。兩江總督馬新貽江蘇巡撫丁日昌奏。臣接准總理衙門咨送新修英國條約。及善後章程稅則各件刊本。並准公函。據籌應辦一切事宜等因。當即查照新約議辦各條。及函開事理。分行南洋長江各關籌議。內有通商律例一事。條約載明。由兩國會同商定。其應由何員在於何處與外國官員會商。臨時當有明文。惟此事關係緊要。必須

體察通商以來。歷年交涉情形。參合中外事宜。先期熟籌大致。具有條理。方能於會商之時。辦理得宜。且其中通有關涉命盜案件。歷係由關道移會臬司辦理。所有通商律例。擬即派委江蘇臬司應寶時江海關道涂宗瀛會商妥議。為屆時辯論張本。已會同撫臣丁日昌檄飭遵辦。新約又有允在南省之句容等處。試開煤礦之議。亦經委員前赴句容縣。會同地方官勘驗情形。將來如可試辦。所有酌雇洋工。置用機器。華洋商人購買煤斤。諸凡應議章程。亦屬交涉之一大端。討論不可不豫。此外善後一切事宜。有為各關通共之條。有為各關專辦之條。而其總匯不離乎

上海。應寶時曾任該處關道。情形熟悉。且於試開煤礦一事。平日尤留心講求。應即責令逐款詳覈。會同涂宗瀛悉心商酌。以備將來如何開辦。分別奏咨辦理。

御批。該衙門知道。

甲子。黑龍江將軍德英奏。竊奴才於本年二月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九年二月初五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擬差員商議邊界事務。請飭妥辦一摺等因。欽此。奴才身任封疆。當此夷情詭譎。要求無厭之時。必當竭盡犬馬愚誠。相機辦理。以期仰答

高深於萬一。查黑龍江自西北發源。向東南流入松花江。匯流入

海。其黑龍江左岸。俱為俄國邊界。是黑龍江城。與俄夷接
壤。僅隔一江。所以耕種刈草等事。每多爭執狡賴。此次之
來。雖保無藉端要挾情事。第惟有率屬靜候該國委員到
日。謹遵
諭旨。體察情形。優容相待。若該夷官商議邊界事宜。果能循理按
約。自應酌量展辦。如其違理背約。強欲要求。第亦必率屬
婉言開導。竭力維持禁阻。斷不敢稍涉遷就。
御批。該衙門知道。
乙丑。總理船政沈葆楨等奏稱。臣於同治八年十一月十
一日。續將第二號輪船下水情形奏明在案。十二月初七

日。前任臺灣道吳大廷督駕萬年清駛回工次。仰賴
聖主福庇。海若效靈。風靜波恬。人人額慶。初九日。第二號湄雲船
具告備。管駕官遊擊吳世忠。調度水手人等。整理旗幟礮
械。申明約束。申刻臣率同監督日意格及各員紳將領。登
舟出洋。是晚寄碇馮祖澳。初十日黎明。徑望大洋展輪而
出。午後回舵拂福甯左界。繞南麂北各島。揚帆而歸。臣親
在洋面。細察掌舵管輪礮手水手人等。俱能操縱如意。船
身尚稱牢固。輪機亦頗輕靈。二十七日。日意格偕吳世忠
又駛至福安。於洋面較羅盤之有無參差。本年正月初四
日。駛回工次。本月初五日。載採辦京米委員前赴臺灣購

和。俟購有成數。飭萬年清前往裝運。臣查外洋船式與中國迥不相同。船身固以木料為大宗。而銅鐵零星器具。名目繁多。雖洋人亦未易悉數。創始之艱難。非語言所能盡。今兩船就緒。歷試外洋。第三號之船。四月可以下水。第四號亦剋日興工。此製造之漸著成效也。有船不能駕駛。與無船同。曩者官私均購有輪船。因駕駛未得其人。卒之呼應不靈。臂難使指。興事以來。据中國素習洋舶之人為管駕官。當具任者。皆有奮於功名之念。不敢惟利是視。而以效命

聖主為榮。能宦蛟門。無異輕車熟路。此駕駛之漸著成效也。惟前

此四船輪機係購自外洋若中國鼓鑄無成則買櫝還珠
教者學者均難進其責現在打鑄銅鐵瀛罏各廠兩年以
來所造廠中應用大小機器及船上所需雜件不下萬計
去冬之杪起造一百五十匹輪機先由畫廠繪圖以定其
度次由模廠刻木以肖其形然後照模逐件鎔鑄刮磨鬭
合成副臣嘗細詢駐廠員紳工匠人等俱以為順有把握
如果鑄造成功與購自外洋者合轍可否籲懇
天恩將出力之中外文武員弁工匠人等容臣擇尤請獎以資鼓
舞而收後效出自
逾格鴻慈

御批。著准其擇尤保奏。毋許冒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一